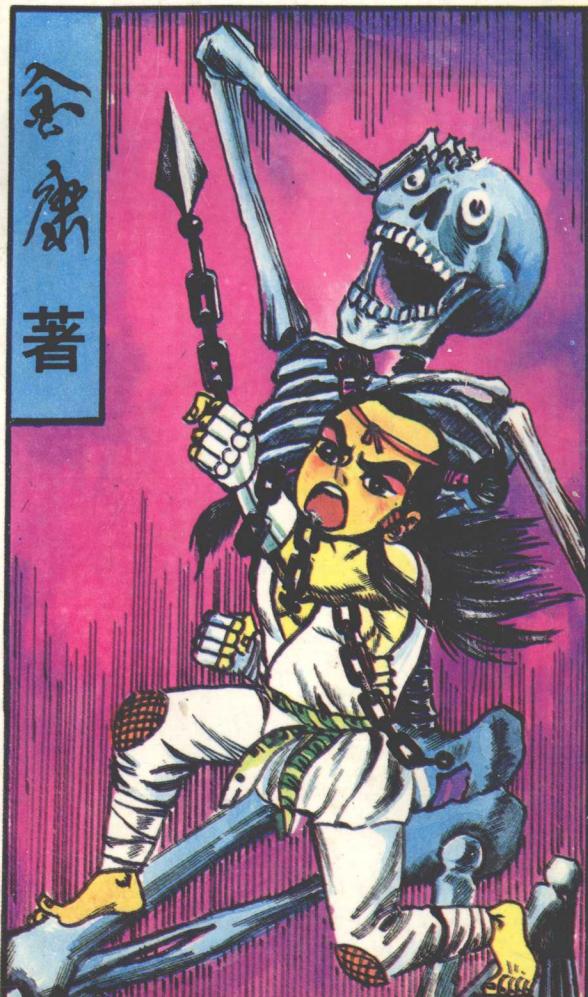


小瘟神

小小瘟神道上嬉闹

金庸著

黑白两道头痛乱套



小 瘟 神

金 康 著

下 册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一掌劈昏在厅门口。

一枝春是丧了胆的人，一口气逃入内堂，逃入后花园，要人后面逃生。

她后面，五个人都跟来了。

很不妙，前面花树下突然蹿出一个人影。

望影心惊，确有其事。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人影是不是姚文仲，扭头便跑，几乎把紧跟在身后的冷魂仙子撞翻，不顾一切排众逃命。

冷魂仙子闪在一旁，还没站稳，姚文仲已经近身了。一声娇叱，临危拼命，冷魂仙子仓猝间拔剑挥出，希望能阻挡一下。

眼一花，一剑走空，握剑的手腕却被扣住了，接着左肋挨了一掌，身躯向后退再向前栽，接着脑门一震，冷魂仙子倒下了。

姚文仲出手之快，无与伦比，击昏冷魂仙子，人向前一闪，便已到了闪电手身后。

闪电手不愧称黑龙帮十大杀手之一，听身后冷魂仙子受击的声音，便知道逃命决不是办法，只有反击才能保命，双手连续向后扔出六枚攒心针，身形随即转过，双手再次疾挥，先后发射出三种致命的暗器：“断魂钉、回风锥、鱼腹刺。

全是细小而沉重、可折向伤人、可破内家气功的歹毒暗器，黑夜中根本不可能闪避的致命玩意。

眼前黑影乍现、乍隐、乍闪、乍没……

所的暗器，皆击中虚影飞走了，而黑影却化不可能为可能，出现在眼前，伸手可及。暗器发如闪电，拳掌也发如闪电。

两记劈空掌攻出，劲道如泥牛入海一去无回，而姚文仲的手，已疾探而入。

双臂被扣得死紧，小腹被膝盖撞中，立即气散功消，这膝盖一撞重如万斤巨锤撞在丹田上，血肉之躯怎受得了？噢一声狂叫，全身一软。

“接住！留活口。”姚文仲沉喝，将闪电手向后飞抛。

花树下抢出虎鲨，伸手恰好将闪电手接住。这位仆从相当谨慎，顺手将人扔翻，两刀背砍下，把闪电手原右肘和左肩骨头敲碎，再熟练地将人捆上。

这一耽误，一枝春四个女人已经重新逃入后门，进入黑沉沉的内堂。

屋内黑暗，易受暗器袭击，追入十分危险，所以四个女人算是获得安全的保障了。

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；一逃入内堂，四个女人各找隐秘处藏身，互不相顾，自己的性命要紧。

整座巨宅黑沉沉，没有灯光，不见人踪。

一枝春的伤势并不重，只是没有拼斗勇气而已。她躲入一座厢房，贴在门侧屏息以待。

她在想：姚文仲大概去追冥河妖巫，谢谢皇天保佑！

听不到任何声息，外面大概没有人。她感到全身凉凉地，冷汗澈体，危险过去了，不由心神一懈，有虚脱的感觉，似乎胸口的针伤复发了，被雨露观音用刑逼供的皮肉也开始作痛了。

“我要用尽一切手段杀掉你们！”她心中在狂叫。

火刀敲石声乍响，火光随着火星升起。

她吓了一大跳，惊叫起来。

原来这间厢房有排窗，有两扇大窗是开着的，是女人的卧室，也可能是宅主人的内房。妆台旁，姚文仲手举刚燃亮的火摺子，冲她淡淡一笑，从容点亮了烛台上的蜡烛。

她拔剑出鞘，手在发抖。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不要逼我……”她狂乱地叫：“不……不要过来……”

“三度见面，你我真是有缘。”姚文仲在丈外止步，笑容可掬：“你只要告诉我，银衣剑客躲在何处，我就放你一马，如何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，我……”她想伸手到身后拉开门闸启门逃走，却摸来摸去摸不到门闸，原来偏了两尺。

“你是内庄管事，少庄主的贴身亲信，却不知道他在何处，你要我相信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发誓，我……我真的不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我一万个不信。你听清了；我姚文仲目前还奈何不了你的少庄主，但我要找他当面谈谈，要求他不要再玩弄诡计谋害我，所以你最好告诉我他在何处。”

“我真的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狗急跳墙，一枝春被逼急了，拼命啦！猛地攻出一招寒梅吐蕊，以五剑快速攻势阻止姚文仲接近。临危拼命，她来就是第一流的高手，全力快攻，威力似乎增加三倍，剑气迸发凌厉万分，剑虹罩住了向前逼近的姚文仲。

姚文仲退了三步，轻而易举地脱出剑网。

“暴虎冯河，你还真有几手呢！”姚文仲大笑：“呵呵！你支持不了几下。”

快攻奏效，一枝春勇气倍增，立即乘势追击，一口气攻出九剑之多。房宽仅丈余，按理她应该完全封锁了姚文仲的活动空间，每一剑皆是绝着，奋不顾身真有暴虎的气魄，不理睬自

已暴露的空门，每一剑皆想置姚文仲于死地。可是，她毫无希望。

姚文仲展开所学，在狂风暴雨似的剑势中闪动，总是在剑将及体危机间不容发中脱走，反拊对方的空门探手而入，吸引对方变招攻击。

一枝春如果聪明，应该可以看出是姚文仲导引她的剑势，而非她把姚文仲逼得八方游窜。可是，她并不聪明。

第十剑走空，她感到腰间一震，人影从她的左侧后方掠过，腰带被拉断抽掉了，剑鞘与八宝囊也同时丢失。

腰间又是一震，外面的腰裙被抓走了。

“哈哈！要不了几下。”姚文仲一面闪掠一面怪叫：“你身上连裹衣裤都会输掉，认栽吧！一枝春。”

又攻了两剑，她退后贴壁而立。这样，背部便不会受到威胁了。

“你无奈我何。”她狼狈地说：“老娘又不是第一次赤身露体，你能把我怎样？哼！我不信你敢。”

“我雨露观音就敢。”门外突然传来雨露观音的叫声。

她心中一凉，上次被雨露观音整治得几乎被剥光，不得不招出涤尘庄暗中跟来的各批人马底细，这次如果再落在雨露观音手中，必然比上一次更难堪更痛苦。

姚文仲飞起一脚，地上掉落地剑鞘向她飞去。

“啪”一声音，她一剑急急拍偏了飞来的剑鞘。

人影一闪即至，近身了。

“杀了我吧！”她嗷声厉叫。

姚文仲左手压住了她的右臂，右手扣住她的咽喉，手肘顶实了酥胸，胯骨逼牢了小腹，把她抵实在壁上，完全失去活动

的自由。

“数一百下，你就会舌头伸出昏迷不醒。”姚文仲笑笑说：“你就可以试尝到慢慢死的滋味了。”

房门被撞了，雨露观音抢入。

“我来剥她，让爷来问口供。”雨露观音欣然叫：“爷，我教你该怎样从何处动刑。她不怕赤身露体，我却不信邪。”

“我……招……”她几乎语不成声，崩溃了。

姚文仲信手一挥，砰一声将她抛落在床口，被雨露观音扭住双手按住了。

“不要……”她哭泣着求饶，因为雨露观音正打算撕破她的春衫。

“银衣剑客在何处？”姚文仲问。

“他……他在镇西……西北十……十里湖湾，诱……诱杀黑龙帮潜隐在那儿的一批人。”

“你们真是妙搭挡。”姚文仲摇头：“黑龙帮派人来与你们联手计算我，你们却乘虚歼除他们的一批人。好，让你们狗咬狗，快哉！”

她感到手脚恢复自由了，但全身发软发虚无力站起。房中姚文仲与雨露观音不见了。

姚文仲直奔中院，院中站着虎鲨与冥河妖巫。

“我告诉你一件可能是真的消息。”冥河妖巫低声说：“南昌廖家可能已经与黑龙帮联手了，住在六福老店的廖巧巧，二更初潜离客店，可能去与黑龙帮展开行动。幸蒙爷台再次手下留情，容图后报。”

冥河妖巫走了，姚文仲却心中一凉。



南昌廖家与黑龙帮联手，已经令姚文仲大感意外，令他吃惊的是，廖巧巧已经潜离客店去与黑龙帮的人会合，而银衣剑客正设计诱歼黑龙帮的一批人，如果廖巧巧恰好在那一批人之中，岂不完了？

他对廖巧巧并无恶感，而且余豪又对廖巧巧萌生爱意。再说，假使黑龙帮向涤尘庄屈服，那么，他今后将面临涤尘庄、黑龙帮、南昌廖家、水贼四大集团的人联手合攻，他岂不成了狼群围困中的羊？

“我要找一把剑。”他向虎鲨匆匆地说：“我要到镇外碰碰运气……”

他将自己有忧虑分析说给两人听，表示此行事关日后安危，不得不走一趟碰运气的理由。

“被打昏的前院警哨，那把剑不错，我去取来。”虎鲨说，根本不在乎他要去何处，也不理会所去处有否凶险，以主人的行动为皈依。

“出去时顺便取走，不必操之过急。”他说：“谋而后动，我们先研究一下，该从何处追寻，途中发生意外又该如何应付，以免临时乱了方寸。”

“此非研究处所，须防有人隐伏窥听。”雨露观音低声说：“爷决定带剑，是准备……”

“准备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”他一字一吐：“再和他们玩捉迷藏游戏，便会被他们当野兽来猎了。”

“对，爷，只有给予他们凶狠的、致命的打击，才能吓阻这些贱种行凶。”雨露观音兴奋无比：“也让跟随你的人脸上感到光彩，爷。”

一念之间，掀起狂风巨浪，武林因此出现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，江湖为之震动。

天没亮，大力鬼王带了一群人离开江左老店。全镇悄悄，经过长河客栈，涤尘庄的旗号已经不见了，大概没留下什么人。

东方发白，这群人出现在西行的小径上。

小径甚窄小，只能容一人行走，二十余位高手鱼贯而行，以相当快的脚程趑趄。

走在最前面的两男一女是警戒人员，与后面的人保持二十步距离，可知他们不敢大意，随时准备应变。

领队是阴豹李均，风云会红花堂十大执事中，他的排名在中间，武功修为也不高不低，江湖经验与见识却是第一流的，所以在前面警戒。

前面出现三个人，看背影便知是两男一女，显得很神气，那位穿宝蓝色劲装的佩剑人，一看便知是地位最高的领先龙行虎步向西走。

“让路！”急步接近的阴豹大声叫，天色微曦，看背影很难看出前面三人的来头。

人多势众，阴豹这种态度是正常的反应。但在走在后面的虎鲨来说，可就火气上升啦！做强盗的人本来就气大声粗，怎受得了撩拨？

“你这杂种叫丧吗？”虎鲨扭头大骂。

阴豹怒火爆发，一耳光抽出。

虎鲨的武功也不差，反应也快。百忙中抬手挡架。噗一声响，架住了来掌，但阴豹这一掌在激怒中出手，劲道极为凶猛，巨大的震力雄浑无比，把虎鲨斜震出来丈外。

“哎……”虎鲨惊叫，手抬不起来。

姚文仲与雨露观音转过身来，哼了一声。

雨露观音疾冲而上，双手来一记金雕献爪攻上盘。

阴豹也哼了一声，双盘手无畏地破招。

金雕献爪是虚招，主攻在下盘，缩爪下蹲，一记扫堂腿疾如电闪。

砰一声大震，阴豹倒地。

雨露观音的扫堂腿势尽，长身而起。

阴豹身后那位中年妇人到了，插手坚硬如刀，光临雨露观音的胸口，太快了，这一招决非雨露观音所能闪避得了的，眼看更像利刀般破胸而入，死定了。

侧方人影乍现，大手已半分不差扣住了中年妇人的小臂，如山劲道光临。

“哎呀……”中年妇人狂叫，身形飞起，手舞足蹈远出三丈外，然损下地亦为之震动。

“滚！”姚文仲接着大喝，一脚疾扫。

随中年妇人身后冲上的第三个人，跌出两丈外连滚三匝，方痛得蜷曲着叫号。

三个人先后倒地，相差不过分秒。

二十余步后大力鬼王率领的二十三个。人，闻警向前飞奔接应，已慢了一步，三个人全倒了，领先奔来的大力鬼王，还在五六步外。

“是你，好。”姚文仲沉声说。

大力鬼王一怔，已认不出姚文仲。六年，姚文仲已经长大成人，而且天色仍然昏暗，认不出是意料中事。

“你认识我？”大力鬼王厉声问。

狼狈爬起的阴豹，突然打一冷战。那天在店门口，阴豹曾经见过姚文仲。这位仁兄假使在白天，怎敢向虎鲨无礼？那天姚文仲与雨露观音经过，姚文仲所佩的灵犀剑，曾经引起风云会的人注意。

“他……他是姚……姚文仲……”阴豹悚然地叫。

“你也应该认识我。”姚文仲接口。

大力鬼王吃了一惊，情不自禁退了两步。人的名，树的影，姚文仲的名头声威，目下已具有相当份量的震撼作用，这位名列武林九绝的大力鬼王，真吓了一跳。

“我……我该认识你吗？”大力鬼王语气不稳定：“本会的人，目下远不打算与你……”

“而在下却打算找你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六年前在界首镇……”

“哎呀！你……你就是那位小伙子？真是你？”

“不错，你没健忘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无端掳劫在下师徒，弄进地牢酷刑迫害，最后打了在下一记浑天掌。这笔帐，你没忘了吧？”

“你……你想怎样？”

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；你说我想怎样？”

“好吧！欠债还钱，你怎么说？”大力鬼王一挺胸膈：“余某不是赖账的人。问题是，你是不是有讨债的的本钱。你看，我的人。”

“二十而六比三。”姚文仲冷冷一笑：“你如果按规还债，在下也接规矩公平对待你。假使你想倚多为胜，在下将毫不客气

地送你们进枉死城。你记住，在下已经郑重警告过你了。”

“你不要大言不惭，这里不是你放肆的地方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。现在，你必须交代一件事。”

“本座不会听你的。”

哼！你会听的。家师笑夫子自从那次落入你的牢笼之后，六年来音讯全无，你们一定杀害了他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是不是？”姚文仲声如沉雷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大力鬼王吓了一跳：“听说白眉神魔突然出现，在下赶回别墅，立即匆匆撤离，地牢的人都逃走了。之后，本会一直说严防你们报复，尤其加意提防笑夫子与地狱谷的人。”

“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现在，你最好见好即收，带了你的人远走高飞，把债的事丢开，那不是你一个年轻人讨得了的，连你的师父笑夫子也不敢提这件事。你走不走？”

“我要把你弄得半死不活，彻底弄清六年前的事故经过，把债清了再走。阁下，你拔剑吧！当然你可以要求拚拳掌，你的浑天掌号称武林九绝之一。”

大力鬼王还没有所表示，后面已越出一位中年黑衣人，刀插在腰带上，高大雄伟气概不凡。

“请座主让属下打发这狂小辈。”中年人傲然地说：“江湖朋友轰传他曾经在巢县勇斗银衣剑客的消息，把他说得十分了不起，恐怕传闻有讹。即使他师父笑夫子亲自前来，也不敢向咱们讨野火，他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周执事，小心了。”大力鬼王向后退。一个主事的人，岂可

轻举妄动？有事当然应由部属代劳。

姚文仲也挥手令雨露观音与虎鲨后退，冷冷一笑。

“在下说过，你按规矩我也让规矩。”姚文仲的话是向大力鬼王说的：“只要你们不一拥而上，在下不为己甚。你差遣爪牙应付，理所当然，在下不怪你。喂！周执事，你说了一大堆大话，该上了吧？难道想在嘴皮子上逞能吗？免了吧！”

周执事猛地身形一挫，吐气开声一举遥攻。

武林九绝中，前提功只有一绝，那就是崩山皮坚的崩山拳，据说比少林绝学的罗汉拳更具威力，而少林的罗汉拳可以隔山打牛百步打空。

周执事既然也用拳打空，可知定是内家气功已可在体外伤人的可怕高手。

姚文仲并不因对方出拳既无拳风发出，也没有潜动呼啸而轻视大意，他已有硬接天魔摄魂爪的经验，但为了小心起见，身形略转，双掌一环一合，接招预留退步。

拳劲猛地发出像浪涛般的声浪，在他的掌前四面迸散，好强劲浑雄的爆发拳功，让身内功火候不够的人，在八尺左右很可能被猛然爆进的拳劲洞穿胸腹。

周执事这一拳极为阴毒，出手便用绝学意欲将对手置于死地。

巨掌就在拳劲迸爆声中长驱直入，近身了。

“噗噗噗……”一连六记重掌，有如天雷下劈，每一掌皆重如山岳，力撼内腑。

周执事挡住了两掌，自己的双手已举不起来了，最后四掌全落在左右颈根上。

这是雷霆万钧的正面强攻，想躲也躲不掉。

砰一声大震，周执事倒下了，像倒了一条大牯牛，立即人事不省。

“第二位上！”姚文仲拍拍手叫：“这种货色，还是不上为妙，换些有份量的来。”

一照面便结束，其他的人包括大力鬼王在内，全都吓了一大跳，这怎么可能？

第二个吼叫着冲上的，是一个精壮的大汉，一跃而上，双脚招发蝴蝶双飞，这种双脚同时分踢的腿招很难招架，控制范围左右可及八，极为凶猛凌厉。

人影突然飞起，砰一声摔倒在三丈外。

“好！真有千斤神力。”在一旁助威的雨露观音大声喝采。

第三个人冲上，被姚文仲一掌劈昏了。

第四个……

人倒了一地，全都倒在三丈以外，共散布有八个人，五个昏厥，三个挣扎难起。

“快了，还有十八个人。”姚文仲轻松地说：“在下要一个个把你们摆平，愈上得慢的人，所受的打击愈重，所以你们最好抢先上。哈哈！下一个。”

十八个人傻了眼，可知除了大力鬼王之外。先上的人都是最自负最高明的人，愈往后愈差劲，怎敢再上？

一声刀啸，有人拔刀出鞘。

“用兵刃也好，更快些。”姚文仲的手搭上了剑靶：“早些了结以免耽误在下办事。拔刀的那位仁兄，上！不必客气。”

拔刀的大汉猛地飞跃而上，雷劈三山迎头劈落，出其不意跃出发招，意在抢先攻击，不给姚文仲有拔剑的机会，毫无高手名家的风度。

旁观的人只看到刀光人影疾落，落点竟然偏了。最后看到的是，姚文仲并未拔剑，一手扣住大汉握刀的手，一声长笑，有骨折声传出，大汉向前飞翻，砰一声大震，背部着地，握刀的手擘扭翻折断。

“噢……”大汉狂叫一声，痛昏了。

“刀法很够份量，但还不够好。”姚文仲抓起大汉丢出三丈外：“这位仁兄真该多下苦功没有人再敢抢先出来了，大力鬼王左手一伸，阻止同伴再上。

“本座小看了你。”大力鬼王拳步上前：“你比令师笑夫子高明多多，没想到不是明师，也可调教出高徒，委实意外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姚文仲笑吟吟不带丝毫火气：“要知道，只有状元学生，却没有状元老师。练武的人也是一样，天下第一的高手，他的师父不可能也是天下第一。阁下，你早该自己上前还债的，要你的爪牙一一上前替你还，你是个最差劲的上司。”

本座成全你。”大力鬼王玄下门户双掌一分：“接得下本座三记浑天掌，你索债有望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会给你全力施展的机会。你的浑天掌号称一绝，或许比地府双残的天魔摄魂爪厉害一百倍，一定不至于让在下失望。”

“地府双残？”大力鬼王心中一跳：“你……你见过他们？”

“他们就是银衣剑客的两个保镖，改称薛忠薛勇。我废了薛勇，让薛忠全力施爪，只接了他一爪他就像老鼠般逃掉了，委实令人失望，希望你不要虎头蛇尾虚晃一招就撒腿……你走得了？”

大力鬼王撒腿逃命，一跃三丈去势如电射星飞。

南门灵凤脱险之后，煞神甘非与薛勇重伤可能毙命的事，

风云会的人当然已经知道了。

大力鬼王是风云会的重要人员，只听得心胆俱寒，不逃才是天下一等的笨蛋。

大力鬼王一逃，其他的人全傻了眼，心惊胆跳地援救受伤的同伴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竟然没有人跟去救应。

姚文仲并不急于追上大力鬼王，他要照顾后面跟来的雨露观音和虎鲨。幸而两人的轻功也不错，大力鬼王也不敢走直线逃命，穿林入伏转折窜遁，速度无形中慢了下来，浪费了不少精力。

大力鬼王逃的经验颇为丰富，可是这一次，却摆脱不了姚文仲的紧迫追赶。

逃至一处坡脚，扭头一看，姚文仲三个人已经从侧方抄截而来，距身后已不足三十步。

“游魂十使者何在？”大力鬼王向坡上的密林狂叫，一面气喘吁吁向上狂奔。

原来他是逃来求救的，这里潜伏着风云会白藕堂的游魂十使者。

空山寂寂，晓色朦胧，不见有人出来。

“我完了！”他绝望地自语。

情势经常变化，隐藏的人因应突变而不时迁移，显然游魂十使者已经不在此地，没有人能救他了。临危拚命，他止步回身立下门户，长剑在手。

姚文仲疾掠而至，神定气闲，与大力鬼王的牛喘，形成强烈的对照。

一声厉吼，大力鬼王猛然发起抢攻，剑发灵蛇吐信，当胸便点。

招发的刹那间，左掌同时吐出，威震武林的浑天掌，以竭泽而渔的声势全力一击。

姚文仲身形略移，避开剑尖斜撞而入，右掌一拂，可怕的浑天掌劲应掌一泄而散。六年前，浑天掌的威力他已经领教过，现在他更是无所畏惧，豪勇地硬冲硬闯长驱直入。

啪一声暴响，大力鬼王挨了一耳光，狂叫一声，旋身疯狂挥剑。

两剑落空，一声裂帛响，上衣被姚文仲的探囊手撕裂了，接着腰带断落。

“我给你拚了！”大力鬼王惊惶地狂叫，剑上下翻飞布下绵密的防卫网，向在四面八方急速闪动的人影挥剑阻挡，形如疯狂。

“嗤！”黑袍终于撕散飘落。

“噤！”长裤的右裤管撕开了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闪动渐快的姚文仲狂笑：“再三两下，你的靴袜都会被脱掉，全身精赤的大力鬼王呈现在光天化日下，保证让看到的人笑掉大牙。今后，你大力鬼王还有脸在江湖上丢人现眼？”

大力鬼王快脱光了，只剩下仅有一条裤管、裤腰幸好还在的裤子。

这位成名的前辈高手，心中一清二楚，姚文仲每一出手，都直接贴身发动，假使要下重手，他大力鬼王早就完了，撕衣裤不过是有意羞辱他而已。

他猛地伏倒急滚，脱出纠缠一跃而起。

“你为何不下手？为何不下手？你……”他发疯似的狂叫：“有种你就杀了我，你……”